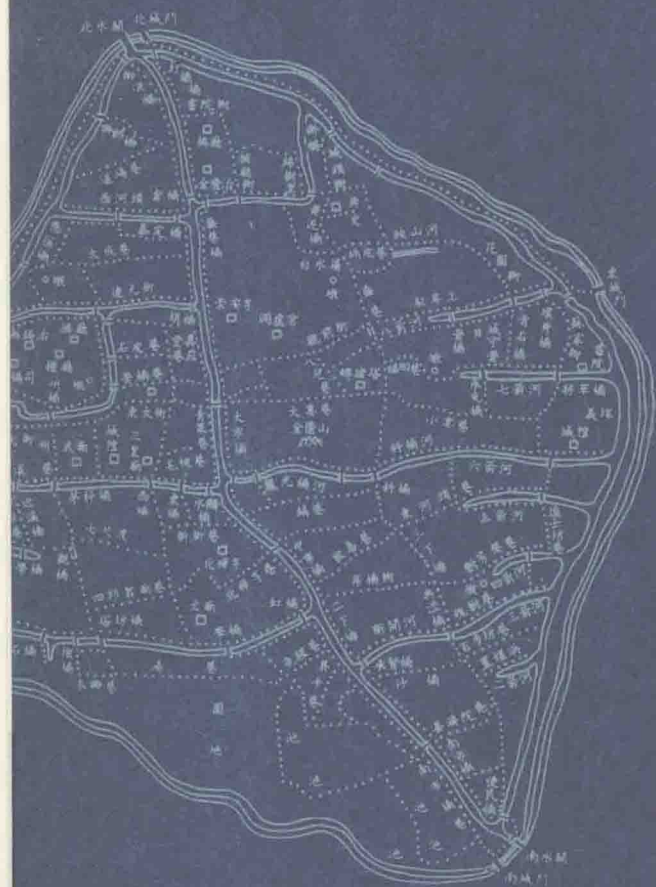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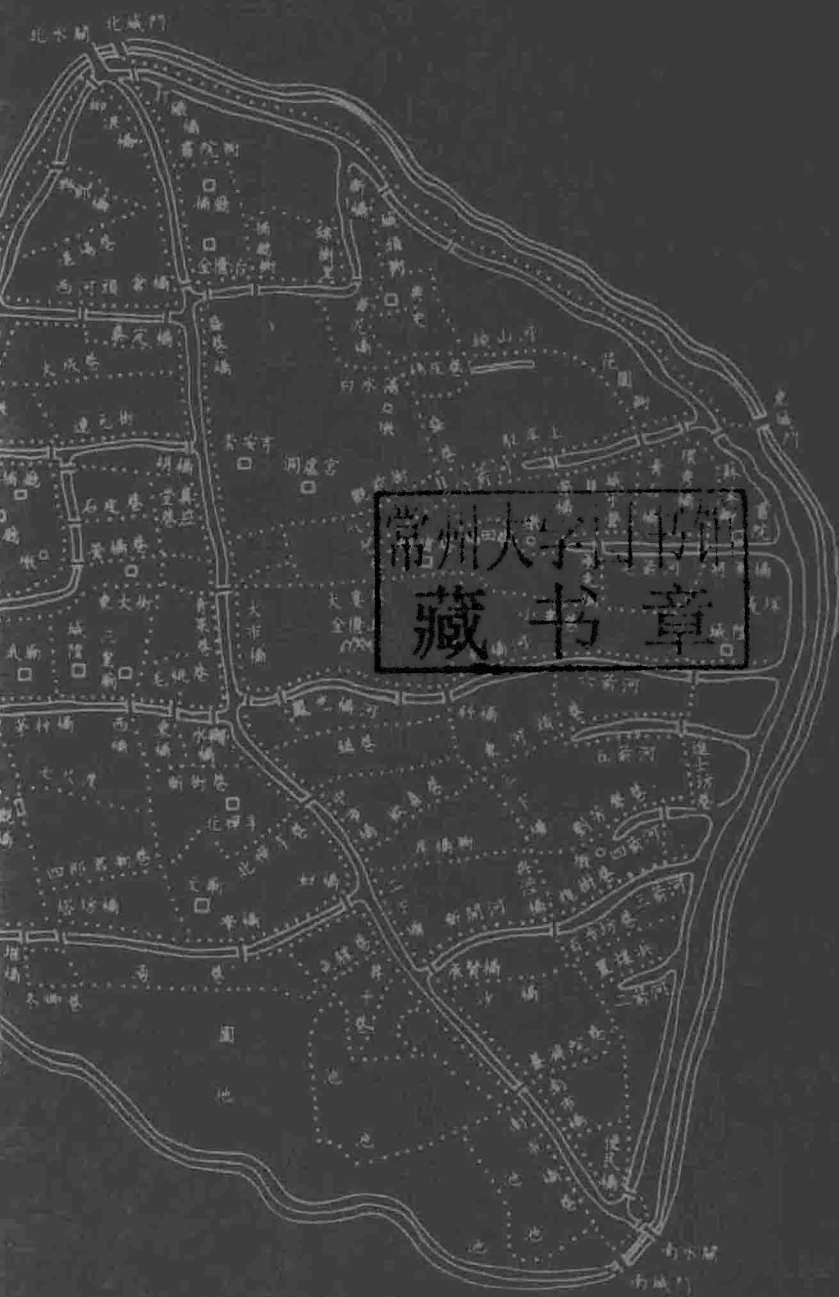


发现无锡

①

严克勤

主编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现无锡/ 严克勤 主编: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0.10

ISBN 978-7-5426-3350-7

I. 发… II. 严… III. 无锡市—概况 IV. K92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2175 号

书名 发现无锡 (上、下)

主 编 严克勤

责任编辑 冯 征

装帧设计 王 俊

责任校对 吴 炯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无锡市证券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400 千字

印 张 30.25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 978-7-5426-3350-7/G·1046

定 价 75.00 元(全二册)

序

《发现无锡》即将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此书的结集渊源一晃已有五个年头了。2006年10月,《无锡历史文化的源、脉、品》出版后在锡城引起了一股对本地文化遗存的寻踪和思考之风。《无锡新周刊》的编辑、记者们常在我身边嘀咕,希望我能再编一本结集。说来也巧,那时,我正在读郑逸梅老先生所著的《文苑花絮》,其中倒数第三篇为“梁溪胜迹忆当年”。仅仅八百多字的行文,把他上世纪四十年代在无锡所见到的梁溪胜迹和名人掌故写得生动有趣。其中有两段文字我印象最深:

“梦华雇一小舟,伴我们容与中流,安抵鼋头渚。循坡上陟,山半筑有长生未央馆,馆有楼,榜着飞云阁三字,最高处别有陶朱阁,供范蠡像,像是诸健秋所手绘的。阁前有南通状元张季直所题一联:‘孕越包吴,管领五湖风月;流丹飞瀑,照临万顷烟波。’那儿有广福寺,有退庐,都足耐人流连。我们又下舟向管社山的虞姬峡进发。峡有项王庙,龛中一偶像,冕旒垂垂,蔼然白面,绝无拔山扛鼎的气概。庙门前有一联,那是南社词人汪兰皋所撰,称一时名作:‘到此疑仙,蓬壶瀛洲方丈;不知有汉,美人名马英雄。’原来附近有三山,联句是有依据的。”

“此行又会见了老画师吴观岱,他白发飘然,健笔如昔。我们观赏了他近作册页二部,一仿八大山人法,写东坡诗意,一临沈石田本,为《碧山吟社图》,都天趣逸宕,不同凡响。又访画师胡汀鹭。他很落托,几案间堆满了画卷书册,榻上也累累赘赘地堆着东西,我们问他:‘您睡在哪里?’他说:‘晚上把榻上的东西搬掉,起身后,再堆榻上,天天如此,惯了不当一回事。’我们都听得笑了。这个印象,迄今犹在眼前。”

郑逸梅老先生60多年前记载的无锡景物与人事迄今还有多少无锡人了解,不得而知。我想,知道“广福寺”未必晓得“项王庙”;晓得徐悲鸿、钱松岩、吴冠中,不见得认识吴观岱、诸健秋、胡汀鹭,更不会知道一代名师胡汀鹭生活会如此窘迫,而又如此豁达。

我觉得确有必要召集一些了解无锡掌故、胜迹的学者，奉献一些妙文名篇。虽说比不上郑逸梅老先生，但总能帮助我们对过去的无锡有所发现。这确实是一桩有趣的事，又可帮助改版的《无锡新周刊》找到一些作者和一批读者，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故建议在《无锡新周刊》上专设一个栏目，名为“发现无锡”，定期刊发此类文字，然后再结集出版，由对此方面颇有兴趣的吴炯来担当栏目的编辑记者。

即将出炉的《发现无锡》共分四个篇章：甲编“其人往事”、乙编“井垣忆旧”、丙编“岁月佚闻”、丁编“遗珍新语”。其中，华钰麟和吴炯这一老一少的文字充占了不少篇幅，实属不易。特别是华钰麟老先生是八十多岁的老人，凭着他对家乡的了解和热爱，不顾年迈之躯，砚耕不止，精品叠出。不仅如此，无锡广播、电视的编辑记者们闻之，又纷纷邀请老人在“麦克风”前、荧屏之上向无锡的受众和粉丝娓娓道来，为大家所喜闻乐见。吴炯同志也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作，他不仅不厌其烦地上门向华钰麟等作者约稿讨教，同时，自己也旁搜远绍写出了不少生动的文字，为广大读者所肯定，也为“发现无锡”栏目的成功，奉献了自己的才智和辛劳。在此，我作为“发现无锡”栏目的发起人和本书的主编，确实要感谢本书各篇作者的辛勤耕耘，也要感谢《无锡新周刊》记者编辑们的辛勤劳动，更要感谢关心《无锡新周刊》和“发现无锡”栏目的热心读者。由于时间、篇幅等原因，本书编辑工作如有不当之处，请各位批评指正。

《发现无锡》旨在挖掘过去无锡的逸事珍闻。这也是一座城市发展的生命年轮印记，是与这座城市同命运共呼吸的百姓的生活轨迹。发现过去是为了美好的将来，《发现无锡》一书的出版，期望在读者中引起新的波澜，让无锡这样一座历史名城的过去被不断地发现。

严克勤

2010年8月

目录

甲编 其人往事

2	叶蔚如:1949年的广播人 / 吴炯
5	六十年前的第一代播音员 / 吴炯
9	无锡电视之光 / 吴炯
12	阁楼上的绝密档案 / 顾沛霖
15	杜万泰与洋务军工厂 / 吴炯
19	无锡国专忆旧:朱文熊 / 刘桂秋
22	无锡画坛闻见录 / 王梅青
27	1982年的金秋(上) / 吴炯
30	1982年的金秋(下) / 吴炯
33	无锡当年的篮球运动 / 华钰麟
36	老相机里的三十年 / 吴炯
39	周舜卿、曹禺与“无锡文联” / 许墨林
42	李正与无锡新园林 / 吴炯
46	我们的六个国庆节 / 吴炯
49	从芒种到杨国新的插秧机 / 吴炯
52	那天,梅兰芳来锡演出 / 费逵
55	孟小冬与无锡杨氏 / 朱树新
58	米价大战定乾坤 / 吴炯
62	“清芬精舍”韵香其人 / 章振华
65	六十二年前的绑票大案 / 费逵
68	惠山祠堂的世纪祠丁 / 吴炯
72	四十年前的大迁移 / 孙致刚

76	无锡城解放之际 / 华钰麟
83	那些珍贵的影像 / 吴炯
85	无锡“艺兰”，扬扬其香 / 吴炯
88	无锡古琴，吴声天韵 / 吴炯
93	50 年里的 5 个春节 / 华钰麟
96	西神印人轶事 / 吴炯
99	我含泪吃下那一盆皮蛋 / 邹鹏
102	“小红花”的岁月 / 吴炯
107	新华照相馆的前尘影事 / 吴炯
110	薛震祥与国内第一台消防车 / 杨东红
114	柴米油盐一本账 / 张余忠
117	章太炎无锡讲学记 / 刘桂秋
121	“编辑姚德云”与《周末生活》/ 吴炯
125	王静宇亲历开国大阅兵 / 吴炯

乙编 井垣忆旧

130	“上马石”上“少宰第”/ 孙世元
134	从大娄巷到槐树巷 / 孙致刚
138	朝秦巷，夜陡门 / 顾海伦
140	从中山路到太湖大道 / 吴炯
144	帝王将相黄埠墩 / 费逵 吴炯
147	房子的故事 / 吴炯
150	父亲为我指点无锡县学 / 谈福兴
154	黄泥头沉浮录 / 吴炯
157	火车站的故事 / 吴炯
161	无锡旧石牌坊撷趣 / 华钰麟
166	“嵇三阁老”大牌坊的下落 / 华钰麟 吴炯
169	看电影的岁月 / 韩玲
171	留芳声巷 30 号及其他 / 孙致刚
174	重阳说糕团：陆聚兴、北芳斋 / 许继琮
177	民丰村的“天方夜谭”/ 陈冰楚
180	那年头的暑假往事 / 吴炯

184	那些不是广场的广场 / 吴炯
187	奶奶的婚礼和一条街的命运 / 过旭明
190	哦,东大街 / 何雪白
193	人民路忆旧 / 朱骏
197	蜀山南街一瞬 / 黑陶
200	我的阁楼及其他 / 章吉
202	无锡茶馆店忆旧 / 诵兆
206	吴桥,英勇抗敌的战场 / 华钰麟
210	中山路,1938/ 杨世奎 华钰麟
215	西水墩·棚下街 136 号 / 朱红
218	“锡山惠山紧相靠”/ 吴炯
221	锡山喷泉与“马复兴”清真教门馆 / 华钰麟
223	燕语巡塘 / 吴炯
226	郁达夫的无锡行 / 吴炯
229	中国饭店一度曾是我的家 / 丁凤来
232	我们的邮电往事 / 吴炯

丙编 岁月佚闻

236	皇亭小吃忆旧 / 华钰麟
239	杨庆和·无锡黄金故事 / 吴炯
242	1940 年那场暴雨/华钰麟
244	八月半,走三桥/华钰麟
247	北门外的老店趣闻/胡明初 华钰麟
250	冬至团子·猫捉老虫·大肉面/华钰麟
253	端午忆旧/华钰麟
257	旧时的惠山庙会/龚近贤
259	谁是“弗出会格大老爷”? /华钰麟
262	老电影中出现的无锡外景/胡明初
265	无锡“老克勒”和上海老歌/华钰麟
268	老书场趣事一箩筐/华钰麟 吴炯
272	无锡老影院春秋/华钰麟 吴炯
275	六十年前,卤菜飘香/华钰麟

278	民国无锡名中医轶事/华钰麟
281	那些关于立春的事/华钰麟 吴炯
284	肉骨头轶事/吴炯
288	蓉湖楼茶会/华钰麟
290	三十年代的名流花会/华钰麟
294	三月三,大蒜炒马兰/吴炯
297	神庙戏台唱好戏/谈景清 华钰麟
300	大树的记忆/吴炯
304	太湖书市,我们的读书往事/吴炯
308	我所了解的“瞎子阿炳”十个谜 / 华钰麟
314	D·D·S 舞场及其他/华钰麟
318	无锡的老戏院/华钰麟
321	从吴桥“艳史”到百桥会/吴炯
324	五老峰的第五次下落/吴炯
327	专诸老烧鱼——锡帮菜/华钰麟
331	锡山宝塔有几只? /吴炯
334	喜神的故事/华钰麟 吴炯
338	游惠山的“酥糯香甜”/华钰麟
340	游山船浜与无锡船菜/华钰麟
343	在三万昌茶社/吴炯

丁编 遗珍新语

347	尘封的“潜庐”往事 / 吴炯
352	城南雨巷南下塘 / 吴炯
356	从三清殿到无锡县立图书馆 / 吴炯
359	荡口“老义庄”探秘 / 吴炯
363	荡口三公祠三思 / 吴炯
366	乾隆皇帝到无锡 / 吴炯
370	鸿山越墓疑云 / 吴炯
375	后宅泰伯大坊桥 / 吴炯
378	灰烬中的珠光:许舍里 / 吴炯
381	瞿秋白“冷落江溪桥”/ 吴炯

384	永兴寺里徐来桥 / 吴炯
387	小巷深处藏“名家” / 杨东红
390	那些改朝换代的记忆 / 吴炯
393	“齐张交战”无锡守城始末 / 吴炯
399	漂来无锡的明代朝鲜人 / 吴炯
403	千年古村黄土塘 / 吴炯
406	郁家大宅的四维时空 / 吴炯
411	三里桥畔天主堂 / 吴炯
415	石塘湾·司马墩·李金镛 / 吴炯
418	千年古刹净慧寺 / 吴炯
423	谁是耀威大将军? / 吴炯
426	水弄堂里水仙庙 / 张余忠 吴炯
431	探寻“云林”遗踪 / 吴炯
435	从若冰洞到白云洞 / 吴炯
438	无锡“石头记” / 吴炯
443	“吾马既同”安国墓 / 吴炯
447	许舍山·“棣城”·尧歌里 / 吴炯
450	永泰,无锡丝绸之路 / 吴炯
454	1972·3,五彩无锡 / 吴炯
460	华夏第一公园证明 / 吴炯
464	小娄巷的大字典 / 吴炯
468	编辑后记

「甲編」

其人往事



“无锡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熟悉的声音通常是养成收听习惯后辨认的。对于听惯了有线广播的人来讲，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和节目，就是回到了家，就是每天的享受。1949年，无锡人民广播电台成立，1955年，有线广播走入千家万户，对这些，叶蔚如如数家珍，他还清楚地记得1949年4月他在电台口播解放军进军令的情形。

叶蔚如：1949年的广播人

■ 文/吴炯

六十年前无锡的天空，有过许多商业电台的电波，要收听这些电台需要有收音机。但那时，这是富人才能拥有的高档货，买不起的人就做起简单的矿石收音机来听。但在解放后的几十年里，无锡人最亲密的收听工具并不是这些，而是有线广播。

一个四方的小木盒，挂在墙壁高处，中间是一个圆布罩着的喇叭，长长的拉线开关，拉一下，声音很轻，第二下，声音正好，第三下，声音很响，再拉一下，喇叭关掉了。

这就是当年有线广播小喇叭的收听方法。在那些年月，家里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没有音响和其它娱乐工具，所有的娱乐节目和新闻消息都依靠这只小喇叭，从早到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今年80岁的叶蔚如老先生，就是组建无锡有线广播的老广播站长。从18岁起，他就和广播结下了不解之缘，也见证了无锡人民广播电台的成立。

1947年夏，年轻的叶蔚如考上了江苏省立社会教育学院，专业是电化教育。当时的教育学院在社桥，校内有一个实验电台，为了合法化，学校向省政府申请了执照，这便是“无锡广播电台”，呼号是BBC2。

叶蔚如说，教育学院的“无锡广播电台”没有多少经费，所有的经费来源依靠广告。电台还向社会招聘播音小姐，有的播音小姐有商界的关系，如果能将广告带来，还能为电台增加收入。当时聘来的播音小姐都是有从业经验的，年龄在二三十岁左右，播音方式是口播和放唱片，播音小姐还主持电话点播。在当时，商业广告流行用上海话播音，而叶蔚如能讲上海话，因此也成



叶蔚如(吴炯/摄)

为播音员,用上海话播放广告。

时年 20 岁的叶蔚如就在这个电台担任答复听众来信和商情的播音。最初参与这个“无锡广播电台”的同学有好几个,后来由于叶蔚如工作较为出色,老师对他十分信任。1949 年解放前夕,叶蔚如接到老师的任务,去购买这样那样的材料,聪明的叶蔚如知道,这样的时局下还去购买材料意味着什么,他心中有数,老师肯定和中共地下党有一定关联,何况在老师的谈话中他也听出了某种倾向。就这样,教育学院的电台迎来了解放军。

1949 年 4 月 24 日早上,无锡老百姓发现解放军已经进城。那一天的情形,叶蔚如还清晰地记着——没有人在街头奔走相告“解放了”,城里相当平静,偶尔能听到一两声枪声。这天,几位解放军来到社桥教育学院内的草堆里休息了一会。这些从北方解放区来的娃娃兵还给学生们的作政治宣传,叶蔚如记得,当时有个士兵对学生说“国民党把冈村和宁次放掉了”,竟把冈村宁次当作了两个人,闹了笑话。

当时的这个电台,房间只有十来平方,墙上拉起幕布权当吸音设备,喇叭也曾反过来当过话筒用。解放军进城后的日子里,叶蔚如依旧在广播中用上海话以答复听众来信的方式告诉在上海的无锡亲友,告诉他们在无锡的亲友很平安,社会很安定。当时的上海还围城不下,人心不宁,当从电波中听到“收到某人的来信,告诉某人他无锡家里很好,不用挂念”的声音后,起到了安抚民心的作用。这时的教育电台,已经不再掩饰它的政治倾向了。叶蔚如就曾在那些天里播过人民解放军的进军命令。

几个月后的 9 月 1 日,经中共苏南区委和苏南行署批准,在原教育电台的基础上,成立了无锡人民广播电台。这个新生

的电台,以《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铁军》为开始曲,以《永远跟着共产党走》为终了曲,仍在社桥的教育学院内播音。

1 个旧话筒、2 个电唱机转盘、195 张唱片,加上 1 台旧钢琴和 1 台用来收转北京新华广播电台节目的五管收音机和机房内



社桥教育学院旧址

1 台 150W 的发射机,就是新电台的全部家当。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北京新华广播电台作了实况广播,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同时转播。新中国建立的喜讯通过电波传向全中国,同时传到了无锡的千家万户。

其实,从 30 年代起,廉价的矿石收音机就是许多平民的收音工具。直到 1959 年,制作矿石机仍然是中小学生的爱好。矿石机的原理很有趣,用一块氧化矿石,两头接好,加一个谐振线圈,再用吸铁石前加个铁片做一个“舌簧喇叭”就能收音,虽然声音很小,但不用电。叶蔚如说,那时的天空很平静,电台很少,有什么电台就能清晰地捕捉到。

无锡人民广播电台就在屋顶上到处都是简易天线的无锡上空开始了播音。

1955 年,已经回到无锡的叶蔚如调到了广播事业管理局的有线科,参与了有线

安裝有線廣播喇叭

答 聽 眾 問

1. 安裝有線廣播喇叭要辦哪些手續?

申請安裝有線廣播喇叭,可到中山路77號無錫市廣播站辦理登記手續,也可打電話登記(電話號碼:2841)。

2. 安裝有線廣播喇叭需要多少費用?

居民聽戶一般需要四元左右(其中安裝費一元,材料費約一元,預付三個月收聽費一元八角);喇叭由廣播站供給借用,不收費;室外線在二十公尺以內不收費,超過二十公尺按實計算。

集體單位,安裝費、材料費、室外線收費辦法與居民聽戶相同,收聽費每月一元,喇叭應自備,廣播站出售每套十元到十三元。

有線廣播安裝廣告



有線廣播喇叭

廣播的籌建。大辦有線廣播的目的是為了擴大收聽面,宣傳黨的政策,無錫的有線廣播辦得非常成功。

最早聽到有線廣播試播的,是五里新村的50戶居民,時間是在1954年的10月。到了1955年12月12日,無錫有線廣播正式播音,申新三廠的夾城里工人居住區185戶居民成為第一批有線廣播的聽眾,他們的欣喜之情難以言表。

有線廣播從此進入了千家萬戶。但是在1960年2月6日出版的“無錫廣播”節目報上,我們仍然看到了一欄如何製作矿石收音機的問答,可見當時聽廣播是如何

吸引人。到了1964年,安裝有線廣播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中,如何能申請安裝有線廣播成為市民關心的話題。那時候,安裝有線廣播總共需要4元錢左右,其中包括三個月的收聽費共1元8角,而小喇叭則是無償租用的,不用花錢買。

由於無錫有著較好的經濟基礎和較早的收聽習慣,推廣有線廣播一開始就實行了有償收費收聽,讓收費站住了腳。最早的每月收聽費是3角,後來又到過6角和4角,這相當於二兩小籠饅頭的钱,換來了一個月的文藝節目和新聞消息。

安裝有線廣播後,幾乎家家戶戶牆頭出現了一個方方的小喇叭,葉蔚如老先生回憶說,最早的廣播喇叭是可以隨意調音量的,和收音機一樣,後來由於成本過高,才改為三級音量的拉線開關。

大概在60年代初,有線廣播基本覆蓋了無錫市區。

那時的有線廣播節目和無線電台的節目是完全一致的,每個人都關注當天的天氣預報,听听南門水位、听听多云到晴,也關注“中央台各地電台聯播節目”,關注新聞和報紙摘要,了解國家大事。音樂、戲曲、評彈和電影剪輯成為一家人娛樂生活的主要內容。而事關每家每户的大事,如推行糧票、政治動員大會等等,也是通過有線廣播通知到每家每户,成為有效的宣傳工具。

如今鮮為人知的是,在“文革”前,無錫人民廣播電台仍保留有上海話和無錫話播音的節目,那時,播音員管弦(管慶惠)和陶中行兩人是人們熟悉的名播音。

困難的歲月養成的習慣總是不容易改變,葉蔚如說,90年代初,有線廣播的聽眾已經越來越少,舊線路也已經不行了,於是逐步拆除了有線廣播的線路,而老聽眾還不樂意了,甚至去市委反映這一問題。另一

些搬到新小区的老听众，仍然打听如何在新房子里安装有线喇叭，有线广播，已让有年纪的他们恋恋不舍。

从1949年起，到1989年退休，在无锡广播史上，叶蔚如就是这样一位重要的见证人和功臣。



1949年5月，两位二十出头就投身革命的女学生，从苏北解放区随军来到无锡，领导交给她们的任务是接管旧电台，建设新电台。简陋的播音室甚至没有隔音设备、交伙食费要自己扛着面粉步行到城外……当“无锡人民广播电台”的呼号在无锡上空飘扬时，她们的青春与无锡电台的诞生联系到了一起。

六十年前的第一代播音员

■ 文/吴炯

同龄人“找党”投奔解放区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响了渡江战役，以摧枯拉朽之势瓦解了国

民党政府，无锡随即解放。当大军不断南下时，作为第三梯队的文职人员在5月份便从苏北渡江南下，主要工作就是接管江南的新闻单位，年仅22岁的吴垲和万冰就在其中。

万冰回忆到，当时大城市最需要人手，好多人去了上海，只有少数人留在无锡。从苏北到无锡，他们一路行军，一路宣传。当时解放军没有空军，一路上还时不时有国民党军队的飞机来轰炸，并用机枪对解放军扫射，领导决定晚上行军，白天睡觉。

和万冰一同到无锡的吴垲是上海一位出身于国民党高官家庭的进步青年，曾经到处寻找党组织。她怎么也想不到和自己同住一个房间的二表姐就是中共的地下党员。有一次，她向二表姐抱怨自己为了找党组织，从南方找到北京一直没有找到，二表姐见她这么进步，就对她说“我来帮你想办法”。不久，二表姐通知吴垲立即准备化装去解放区。

吴垲当时非常高兴，当年二十一岁的她，平时穿的是漂亮的旗袍，手上戴有手表，为了化装，她偷偷问家里的佣人阿姨借了衣服，到别人家里把头发剪短，穿上保姆的衣服和布鞋。吴垲说，当时所有的事全部瞒着家里，父母一点不知道，不然就走不了了。原来，吴垲的家境十分优裕，父亲是国民党的警察局长，外祖父是国民政府的高官。

就这样，1948年的秋天，吴垲化装后和其他人在一个交通员的带领下出发了。吴垲和其中一个男的扮作夫妇，预先说好是去看外公外婆的。她表姐和另一个扮作姐妹，还有的扮作叔叔和侄女。三拨人相互看得见，装作不认识。他们在上海北站乘火车，吴垲则在镇江下车，坐黄包车再坐船进入游击区。然后交通员把大家交给了游击



无锡人民广播电台建台一周年合影中的万冰(左)与吴垚(右)



2009年9月万冰(左)与吴垚(右)合影。(吴炯/摄)

队员。为了不引起怀疑,大家放弃了所有和身份不符的东西,吴垚把钢笔、手表都留在了上海,只带了少量的钱。然后,他们都改了名字。

万冰本是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的学生,1947年发生“五·二〇”血案后,她因参加学潮抗议暴行被学院开除。被开除后万冰到了上海,她通过在苏州的同学和中共地下党接上了关系。1949年元旦一过,万冰就来到了解放区,也结识了同龄人吴垚,她们同在淮安板闸的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就读。万冰回忆说,在1948年下半年到1949

年初,从国统区到解放区去的学生很多,人心向背已经非常明显。

接管旧电台,一顿丰盛的午餐

解放在即,在苏北解放区她们接受了南下前的培训,1949年的5月份,她们就来到了无锡。当时,吴垚和万冰曾住在惠山寺竹炉山房的大殿内。刚解放的无锡城,宣传的任务很多,她们还曾在城中公园里演过《王贵与李香香》。不久,她们来到了新成立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吴垚在教育科,万冰在校报《新记者》。

7月中旬的一天,她们接到上级通知,要她们立即接管无锡广播电台。她们二话不说打起背包就来到城中侍郎中巷(今梁溪饭店三号楼)的宣传部报到,受到了领导的欢迎。

原来,她们要接管的电台就是城外社桥头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广播电台。解放前,它曾以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无锡广播电台名义播音。这个电台的负责人就是学院的电化教育科主任陈汀声。陈汀声是一位进步人士,解放前就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他的学生马俊芳还曾为无锡地下党和游击队装配过发报机,抄收过新华广播电台的消息。临近解放时,他们受地下党的委托,保护了电台全部设施,没有内迁重庆。因此,无锡解放的当天,他们就播放了朱总司令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和解放军“约法三章”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4月24日,他们又抢先一步广播了南京解放的消息,比北平新华广播电台还要早。

当时军管会的陶白同志对原无锡电台的工作人员说,“今后广告不要播了,靡靡之音更不能播,就反复播放《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吧,等过几天我们要出报,到时你们就读报”。



中山路无锡人民广播电台旧影

就这样,到了8月上旬,原无锡台的全班人员被接到宣传部办公室,汪海粟部长对他们三个月来维持电台工作的成绩表示感谢,并宣布从此接管。新电台由田志强任台长,吴垠、万冰去电台工作。于是,从小在北京长大,国语说得好的吴垠负责播音,万冰负责编辑,陈汀声兼工务主任,马俊芳负责机务,原来的播音员余小姐和学院的张泽山和胡风云仍旧留用播音。

工作安排好后,汪部长就请大家吃饭,那是食堂的大灶菜和供给制的小灶菜拼凑起来的,另外还加了一个菜——四条红烧小鲫鱼。八九个人就这样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饭。饭后,吴垠和万冰就与陈汀声、马俊芳等人来到了社桥教育学院。

她们看到的这个电台,是一间不到十平方的小屋,没有任何隔音设备,室内一张小台子上有个用红绸扎着的旧话筒。还有

两个电唱机转盘,几十张旧唱片,一台破钢琴。机房里有一台500瓦的发射机。另一间房内有一些旧桌椅,一部电话,一台旧的五灯收音机。就是当初无锡电台的全部家当了。

十月一日,第一次实况转播

接管电台,就得在学院里“安家落户”。当时是供给制,交伙食费不用交钱,只要转个供给关系就有饭吃。可这里是学院的学生食堂,和机关不一样,于是她们只能到区里领来两袋面粉,每人肩上扛着一袋40斤的面粉到学院食堂“交伙食费”。食堂的工作人员看到两个二十来岁的女接管“大员”竟自己扛着面粉从城南步行到西北郊,大为惊讶。

当时的台长田志强又要在城里宣传部忙,又要到电台忙,两头跑全靠步行,只有